宋鑑

二十四之五

理宗
度宗

共二十

宋紀

理宗皇帝 四

詔戒中外

己未 開慶元年 元憲宗九年 春。正月。詔戒中外奉公法。圖實政○隆州雅州降于元○元太子辨都卒于王吉河憲宗是以無嗣○元自忠涪進趨夔州。詔蒲擇之馬光祖。便宜行事○元兀良哈歹入賓象州靜江府。遂趨湖南○元主圍合州。知州

王堅禦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充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以張日明為浙西帥幹（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術。知人善任。好賢樂善。橫渠先生七世孫也）○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洑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元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使○蒲擇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夏。五月元主遣兵侵

元憲宗殂于釣魚山

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元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秋。七月。元主蒙哥殂于釣魚山。合州圍解。癸亥。元主殂。年五十二。後追謚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護皇帝寶。與群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兒扎同領重慶軍馬。

陳桱按史。宋元憲宗勤於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至降附。太祖之業中興焉。

張美和按史臣曰憲宗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過制太宗末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曰汝輩若得朕奬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

元元良哈歹入辰沅遂圍潭州〇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圍鄂州先是太弟之師

元太弟圍鄂州

次于陽邏沢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太弟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師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嗣濮王善騰卒○以戴慶炯簽

丁大全有罪免

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師以禦元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殘。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遏塞言路。濁亂朝綱。聞鄭羽家富。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元帥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逐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詖為虛議。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

忠嘉絶響。諫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籌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望令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

文天祥乞斬董宋臣

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移司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高麗王暻卒。元太弟忽必烈。封暻子倎為高麗王

元立高麗王使歸國

就國。先是瞰訃于元。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太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疎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倎為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太弟然之。即日改館世

賈似道遣使詣元營乞和

子。顧遇有加。賜以封冊。遣使送之。由是壹意修貢矣〇十一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〇賈似道使宋京如元師乞和。元太弟忽必烈。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先是元圍鄂州。都統權州事張勝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以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元人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元人乃

張勝死節

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隅破。高達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帥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

元人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踉急流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太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遣脫忽思簽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淮荆湖宣撫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

郝經請太弟班師即位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察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

太弟許賈似道和

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之姦謀。冰釋兎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眞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歹之兵。廉希憲復進言于太弟曰。

廉希憲請太弟班師

殿下太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剋期撫定暨今南伐帥先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無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太弟乃命希憲前行審察事變希憲聞劉太平及霍魯懷復至關右而憲宗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太弟

向士璧敗元師

英果。因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太弟已渡河。備以為言。太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兒王見希憲。知太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十二月。向士璧敗元兀良哈歹于南嶽市。潭州圍解。○詔以明年。紀元景定

庚申 景定元年 元世祖中統元年 春。二月。以

賈似道匿乞和稱臣納幣詐以捷聞

高達知江陵府○元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敗其後軍于新生磯。時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曹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戍卒百七十。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

甚厚○召賈似道還三月。遇元停卒于蘄草坪。敗之。遂入黃州。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元兵斡腹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己怨之。及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乃匿似道而出戰。似道歎曰。死矣。

元世祖即位于開平

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乃江西降將儲再興也。虎臣與諸將迎擊。敗之。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元主忽必烈即位于開平。先是太弟至開平。合丹摩哥塔察兒諸王皆會。旭烈大王自西域遣使勸進。太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阿里不哥雖殿下母弟。自以前嘗居守。專制有

年。設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為後時。今居此承大統。須告德音。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人事。太弟良久曰。汝等能協心輔翼。吾意決矣。促篆寶文。一治而成。衆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為薛禪皇帝。詔曰。祖宗肇造區宇。武功迭興。文治多闕。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

元世祖下詔其國

一聖一朝所能無備。先皇帝將大有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簽軍之擾。黎庶驚駭。馹騎馳歸。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臣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咸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

元分漢地爲十道

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可以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固讓至再祈悃益堅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䂓務施實德不尚虛文○元分漢地爲十道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

吳潛罷相

以賈似道為相

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為之○吳潛罷。以侍御史沈炎之言也是時帝欲立忠王祺為太子。潛寀奏云。臣無殊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之。復語群臣曰。若從潛遷幸之議。豈不大誤。於是沈炎跋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薇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訐。然皆出於正○以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無樞密使。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

宮中進倡優

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倪偊。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

似道專權

能。然既顓政。權傾中外。蠱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〇以劉整知瀘州。夏貴知淮安州〇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〇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〇元阿里不哥自立于和林。阿藍荅兒渾都海等應之。五月。廉希憲討阿藍荅兒等皆平之。先是阿里不哥自聞憲宗殂。即欲據有大號。分

元阿里不哥自立

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以賚士卒。聚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拘收關中諸處錢穀。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荅兒等相表裏。及聞元主即位。阿里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秦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挺馳至京兆。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虐。聞

廉希憲宣撫京兆謀討叛逆

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闊闊出遣我。今渾都海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遣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

舉。希憲集僚佐謂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脫致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等。具得其與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渾都海。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勍寇在邇。太

止赦誅叛

平等豈赦所原。乃命人逆止赦于近郊。誅太平霍魯懷於獄。而後出迎赦。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與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為書招其弟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帥忙古歹。青居帥汪惟正欽察等。俱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入蜀中。

勑將吏曰。公等皆勳業世胄。政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效忠矣。元主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既而渾都海。阿藍荅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撒等合軍追阿藍荅兒。關隴遂平。傳首梟于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便近。元主歎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三十矣〇元以

王文統平章政事。文統本山東行省李璮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心。言聽計從。文統亦竭其情以為政。○元建元中統。制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

元詔改元中統

王鶚推轂人材之盛

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後〇饒虎臣罷。慶炯卒〇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〇元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

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單。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修撰。周砥。胡祇遹。孟祺。閻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修金史。奐。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六月。立忠王禥為皇太子赦。○元以河南宣撫使史天澤。兼江淮

元史天澤立政治之道

諸翼軍馬經略使。元主問以安民治國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宣撫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須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元主嘉納之。○秋七月元使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之于真州。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葦。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元主既即位。廉希賢請

元使郝經来盟賈似道拘之于真州

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好。勑諸軍北歸。俾恩威並著。元主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請遣經。遂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来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詭詐難信。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講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徼軀蹈不測之淵。苟

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過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璮為辭。命知楊州李庭芝寓書于經。戮莫結反。汙血也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

賈似道壅蔽

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書于帝。及移文執政。辯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利害甚悉。皆不報。而令揵鐍館所。塹垣栫棘。栫音薦。圍也。籬也。左定公植之以棘驛吏防守嚴逾獄犴犴音岸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帝

賈似道為太師

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来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来當令入見○以賈似道為太子太師帝家教甚嚴鷄初鳴入內問安再鳴還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及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明日使之覆講○元初造通行交鈔

元始頒祿于官

元造中統元寶

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革諸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

○八月[元]始頒祿于官吏○[元]以僧八思馬為國師

八思馬。即班彌恒拔思發也。土波國人。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祖于潛邸。即被尊寵。至是以為國師。授以王印。主統天下釋門。年二十二

○冬。十月[元]初造中統通行元寶

王文統又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二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

安置吳潛于潮州

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既以憂然之論。削丁大全。吳潛。秩職。謫居遠州矣。今復下詔曰。丁大全。吳潛。欺君無君。流毒稔禍。害民蹙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蘊志深險。竄謫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佞之黨。懷詭伏慝。布在京城。各私所主。反咎朕躬。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凡在黨人。永不錄用。遂竄潛于潮州〇

詔皇太子拜孔子

十二月元使孟甲如安南諭降○高麗請降于元高麗王倎歸。感見立之恩。遂請附頁

辛酉二年元世祖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詔追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臣

詔追封張栻呂祖謙從祀

恭奉聖旨。擇用正月十五日。令臣謁拜
先聖文宣王于太學。臣仰體聖心。祇承
嚴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焉。蓋先聖之
道。至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眞儒迭起。而
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
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
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
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辯。如近思錄之書。
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

元主討阿里不哥

間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罷黜詖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洄源而遡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朱熠罷○元以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高麗王倎使其子植朝于元○元主討阿里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走。元

吳潛卒

主乃還○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徙吳潛于循州。潛尋卒吳潛至循數月。忽謂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齋。撰遺表作詩。端坐而逝。循人哀之○五月元以楊果為中書參知政事。劉黼宋子貞參議中書省事三人。皆嚴實客也。果有才幹。黼子貞有德望○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

姚樞許衡竇默辭三師

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為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乃相與悵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太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默力學善鑒。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廣平之肥鄉。

元主在潛邸聞其賢。召見之。默首以三綱五常為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世子。默薦姚樞明治道。樞由是得任用。元主既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〇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〇元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

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元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元禁使臣及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廩餼。毋擾于民○元弛諸路山澤之禁。禁私宰牛馬○元初置惠民藥局○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制置司

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已。令呂文德摺摭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元致尊宣聖廟

元以史天澤為右相國內大治

元命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于宣聖廟。及管內書院。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〇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〇元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

元王恂為贊善

為務。文統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乃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秋七月元主以其長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領樞密使後追封為裕宗皇帝。○元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行。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於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

心猶印板

綱五常之旨。修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八月。俞興罷。以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會計邊費。安置前湖

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忌功。欲污衊閫臣。怨士璧之軽已。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

道有云十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冬十月。以何憙參知樞密院事○沈括罷○元修燕京舊城○十一月。以劉雄飛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以何憙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元初作太廟

李璮以京東来歸

壬戌 三年 元世祖中統三年 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改為江安軍○元克阿里不哥于北鄙○元初作太廟于燕京。元之祀。簡朴無文。元主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于中書省。至是初作焉。凡九室○二月。皮龍榮罷○元立王植為高麗王○臨安饑○元山東行省李璮以京東来歸。詔封璮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元殺王文統。時文統使其

子羌通好于壇。事覺伏誅。○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馬光祖罷。○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璮于濟南。六月。遣青陽憂炎帥師救之。不至而還。元主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璮。以張弘範為行軍總管。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璮軍勢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謂之曰。璮剽

張弘範困李璮

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築長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壕。士卒遂陷于水。其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璮始大懼。欲走不得。董文炳知璮勢促。乃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謂之曰。反者璮

耳。餘固無罪也。田乃縋城降。璮益不能為矣。六月。朝廷聞璮受圍。遣臺炎援之。臺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國王陳日烜傳國于其子威晃。詔號日烜為安南國大王。封威晃為安南國王。（日烜。又名勝。威晃。又曰。光昺云。）○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李璮復降于元。元誅之。以董文炳為山東東路經略使。璮被圍四月。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

元史天澤請罷兵民之權

亂。瓚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瓚于軍門。誅其子壻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人所有。史天澤還。元主勞之。天澤因曰。瓚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還私第。而張柔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〇九月元以阿术為征南都元帥。

治兵于汴○元以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十一月徙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奏其通蠻為變改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遣將官畢還護送舟過滕州還擿大全于水而死○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元以

詔舉所知

郝経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元】主嘗
諭史天澤曰。朕或乗怒欲有所誅殺。卿
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
【元】立十路宣慰司【元】立諸路轉運司○
【元】是歲天下户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
百四十六
【癸亥】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春。正月。詔侍從
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
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二月。買公田于

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

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
以官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
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
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
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
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
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
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

提領。臨安府通判陳岩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乞去。何夢然陳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視事。帝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

徐經孫諫公田得貶

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資。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闇。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

人稱三烈

大怒。出知嘉興府（著。德剛子也）經孫所舉陳茂瀛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元侵嘉定府○元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初希憲行省京兆。李璮反。希憲聚兵完城以備之。與元同知費寅諧于元主。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所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

元建太廟樞密院

拜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敭然以振舉綱維。朘音宣。董子云。云。止日朘月削。縮減也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〇元主如開平。〇元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来詰稽留郝經之故。〇三月元初建太廟。〇夏四月元以開平府為上都。〇五月元初建樞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書令。燕判樞密院事。〇六月。公田竣事。竣。七倫反。音逡。止也。又音詮。退也。伏也。詔進劉良貴

公田竣事

等秩有差 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泠。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千會。許赴漕試。三千會子。將仕郎告。准萬會。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會。校尉告。准二萬會。則理為進納。安人承節郎告。准四千會。孺人告。准二千會。民失貲產而得虛。告吏又慫為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行不至者。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民至有本無田。而以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

少或瘠。佃人或負或頑。凡有所貸。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者矣○元以姚樞為右丞詔何基徐幾補官

元建帝堯廟於平陽仍賜田十五頃○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言於元主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畜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元主納之○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都省言婺州布衣

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丘園。於是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

○秋八月元主至自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賣布帛有疎薄狹短者。禁之。○九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簽書樞密院事。

○置確塲于樊城。先是劉整言于元人

呂文德為元請置榷場于樊城

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

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元人所責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元戸部上今年民數戸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稅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按元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敕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産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戸包銀鈔四兩每十戸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重

甲子五年 元世祖至元元年 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旦詔曰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諤諤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

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邇年尤甚。非無佳士頴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冊。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

元命編修國史

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
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
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
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
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
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
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
○元立諸路平準庫○二月元命選儒
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

馬光祖威惠並行

贍之○三月。以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修飭武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元以宋子貞為尚書。子貞陳時事。以為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

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公廉有才德者為之。今州縣官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勅州郡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元主降詔奬諭。命中書次第行之○夏。四月。以夏貴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憂然罷○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始罷世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廉

元罷世襲置遷轉法

希憲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勅授。○元以商挺為中書參知政事。挺。東平嚴實僚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元主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廉希憲。遂平大難。益見親重矣。時元

商挺經濟才

主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甲戌。彗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

彗見求直言

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缺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及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辭。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無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

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楊棟免。棟以彗星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元阿里不哥等降。元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伏誅。阿里不哥自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荅失。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元主以諸王皆

元定都燕京為中都

元赦改元

太祖之裔。並釋之。止誅其謀臣不魯花。

○八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請定都于燕。元主從之。詔修營宮室城池。故有是名。○元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內難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天地之畀矜。洎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

元立諸路行中書省

澤愆常。皆缺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於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〇元阿术入廬滁州安慶軍〇彗星化為霞氣而散〇元立諸路行中書省。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須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

安置謝枋得于興國軍

洎村坊。訟詞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元以劉秉忠同議樞密院事。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先是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

似道貶斥正士

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〇黜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飾齋扁。乃黜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 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乏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

橫於胷中。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吝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子擁滯。

初作銀關

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珎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銀關行。物益貴○冬。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尋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議曰

丕休哉四十一年之間日常月升慎終如始美成在久四方咸仰於垂裳逍遥與游萬乘遽同於脫屣三靈變色九有摧心天不可梯民之無祿遠日有期南郊是請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謹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昔肇享曰孝述夫十有三世之大業是承四十餘

議論

年之治體不變。非秉德遵業乎。宸文
賡藻之昭回。龜圖洛書之流布。非經
天緯地乎。勸廉恤刑。挾賢去佞。非施
仁服義乎。長筭遠略。動中事機。內憂
外患。迄就底平。非保大定功乎。涉道
深而情僞洞察。在御久而典則昭明。
超然遠覽。惟懷永圖。非聰明文思乎。
父天母地。敬事敬享。內則盡志。外則
盡物。非協時肇享乎。越廟號之建久

矣。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未聞有以理為號者。稽之謚法。曰慈惠有德而已。理之為義而止於斯也。不既淺乎。太極。理之根源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是。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祖皇帝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

代。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熙寧之用程顥。元祐之起程頤。紹興之聘尹彥明。紹熙之召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

柰之何王安石。則邪說誣民也。秦檜韓侂胄。則姦臣擅國也。以新經字說。胥天下為黃茅白葦。則安石之為也。反國事讐。率獸食人。謂學為偽。謂道為禁。則檜侂胄之為也。理學之廢興。關

未嘗以名呼先儒

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御講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顥。則曰濂溪。張郿伯載。則曰橫渠。二程。則曰明道伊川。而尤為尊用朱文公熹之四書。自時厥後。或錫之美謚。或贈之封爵。淳祐視學。首詔祀五臣而斥荊舒。熄邪說。正人心。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詣精矣。

書無逸一篇。書思無邪毋不敬六字。
儆戒備矣。其土苴既足以治天下。土。赤雅反。苴。音鉏。所下反。土苴。猶言如糞草也。土苴以治天下。語出莊子。其
精微又以傳之聖子。資善堂有記。元
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下南
宮十有二詔。而未嘗不以義理之學
飭有司。擢科目近萬人。而未嘗不以
義理之文造多士。中庸大學之書。周
程張朱呂之說。家傳而人誦之。士生

斯時。學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為先務。以窮理盡性為大原。可以淑群心。可以支世變。雖有搶攘紛紜。而國家基緒屹然不少動搖者。以我之本領端正。而功用宏闊故也。嗚呼。往古来今。內聖外王。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孔孟乎。徽閩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主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徽先皇帝繼

主張正理在宋朝

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討百家之異指。接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来。千數百年習浮踵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理也者。天之所為。而非人之所設也。聖人本天命之性。躬率性之道。而闡修道之教。有功於是理者。即有功於天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忠臣孝子。於此時而稱

天作謚也。可以端拜而議矣。尊謚宜天錫之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臣等謹議

謚議曰巍巍乎。洸洸乎。將欽祟於陽趾。用作龜於禰宮。舩編毫絡。若為模繪。夫理。功之基也。功。理之輿也。其来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或一道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繼去聖之絶學。昭皇王之大紀。非建乎。得天

下之理之謂德。四十年之深積。一太極之渾全。非備乎道。見乎變之謂功。海內之治。皆上世所難及。非大乎道之粲然之謂興。景定之元號。爲天下重開。非復乎理無所不通也。天運神化。博施濟衆之方。非聖乎。理無乎不在也。宇定光發。恢廣覽兼聽之公。非明乎。合烈文仁武安孝之號。爲尊明令顯隆盛之稱。萬古在前。億載在後。

論蔡州滅金之後可雪恥

無一息非天理之流行也。勒之崇鴻。寓之琬琰。薦之上帝。昭我理宗。上配藝祖。與天無極。臣謹拜手稽首。請上徽號。曰。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陳桱按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

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来。正邪貿亂。國是靡定。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帝之功不為少焉。廟號曰。理。宜哉豐。許刃反。或作衅作舋

新安胡氏一桂曰 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

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顛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略得君而行政也。小人常接迹而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

詔馬廷鸞何基徐幾熊禾讀侍講

之我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熊禾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熊禾侍講何基徐幾熊禾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元以伯顏為丞相

元張文謙得羌俗心

口〇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凝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烈府奉使入見。元主奇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讋服。以為真宰輔〇元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求蜀士得五六人。自僕隸中舉而用之。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

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少違士俗為之一變○元以王磐為翰林學士承旨○詔以明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四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五

宋紀 附元

度宗皇帝

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時賈似道專政。擁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各賞。失將士心。諫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天怒人怨。以至於亡

在位十年 壽三十五

乙丑 咸淳元年 元世祖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元併六部為四。

加賈似道太師

以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之為太子也。似道有功焉。及即位。似道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總護山陵既葬。理宗即援故事還越而

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乃麛麛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徹關壞屋無倒節之理以示不屈由是人皆駭異○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樞

元安童入相

元劉秉忠條陳治法

密院事○作顯謨閣藏理宗御集也○元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安童。年三十一矣。乃木華黎四世孫○元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預焉。元主嘗命其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録用。文物粲然一新。然秉忠

猶未有官稱咸以書記呼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元主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大拜。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矣〇元使黑的如日本。至高麗而還黑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王植言其道險不可辱天使。命其起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

元許衡議中書省事

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

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于行館。既還歎服累日。訪以政事。○帝臨太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丙寅 二年 元世祖至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謀官。俛仰容默。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

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徽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祠祿。歷半歲而不得允。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〇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〇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易為同知國用使司事。張惠為制國用副使。〇元以其子南木合為北平王。〇元立漕運

陞泗水侯

司○詔舉廉吏○陞泗水侯從祀○以季可為察院使賈似道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籌畫調度裨益實多世祖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奧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

張德輝興學校

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胄子。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遂與元好問啓請世祖為儒教太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及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以王惲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元賜日本國王書書云。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慴德。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

元人哨掠襄樊

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旌倪。高麗君臣。感戴来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朕之君臣東藩也。日本容遞高麗。開國以来。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襄陽自開互市以来。元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宋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丁卯 三年 元世祖至元四年

春。正月。祀天地

于園丘○立妃全氏為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為太子妃○帝詣太學謁孔子。行舍音釋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顏孫師于十哲

許衡陳時務五事

○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遼金能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

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詰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為君難。以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徽世祖深納之。〇二月。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太師。一月三赴

似道太師納賂除職

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

勝計。趙滑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衰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以臭疏論似道姦故也蒙。塤之子。著之族弟○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賽典赤侵合州。知州張玨敗之○五月丁

亥朔日有食之○六月程元鳳罷○王
爚致仕○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
月進封太師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主榮
王祀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固辭不許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
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佽子懋
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
巳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
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

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以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為京西安撫副使知襄陽府○元阿术劉整經略襄陽遂城白河口整言于世祖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築為

劉整經略襄陽

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然之。遂命經略。先是阿术過襄陽。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宋患元人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牙符致之。整得之。即赴上都待罪。世祖命磔（知格反。裂也）使者。而移書讓宋執政。〇元世祖以其子忽哥赤為雲南王。〇宋師及元阿术戰于牛心山。敗績。

阿术掠生口五萬。馬牛五千

似道諷奪謝方叔官

戊辰 四年 元世祖至元五年 春。正月。留夢炎罷〇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吕文德以已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

謝亦有以取之也○秋九月元阿术劉整圍襄陽○以常挺參知政事尋罷○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十一月行義役法○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盛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係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

賜進士及第

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官。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係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正字。乃係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己巳 五年 元世祖至元六年 春。正月。以李庭

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芝招徠士民。大修學校。振卹貧窮。由是境內又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抵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卒。○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為一字城。聯亘諸堡

元立御史臺按察司

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元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是時阿合馬寵眷異常。專總財賦。間立憲臺。言于世祖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如此。胡能辦事。廉希憲曰。今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二

元行蒙古新字

救襄師敗績

月元人城鹿門○元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思馬為帝師○三月元阿术自白河帥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赤灘圍。敗之○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元築南新城○夏五月。馬光祖罷○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术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夏貴。復敗而走。阿术於是大

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〇八月元詔諭淮蜀官吏軍民人等使降詔曰。朕纂承丕基。同仁一視。罔間南北。兩淮四川。大江以南生靈。皆吾赤子。即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國信使副講信修睦。以通和好。本朝投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息肩。咸遵安生樂業之顧。豈意彼國。妄生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卹也。恐汝無辜。枉被殘擾。今詔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我國人。或因小故逃亡。或勢不獲已。因而陷沒者。當明知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當轉禍為福。其審圖之〇元始定官制〇冬。十二月。衛國公呂文德卒。文德以許元人置榷場於

呂文德卒

樊城爲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壻范文虎總帥禁兵焉文德。安豐人。魁悟勇悍。嘗賣薪城中。趙制置葵。視道旁遺屨長尺餘有咫。訝之。遣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偕見趙葵。葵留之帳前。寢擢用。累官少保兩鎮。朝廷深倚之云

庚午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行成天歷○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

江萬里罷

受孔子戒

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之。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元初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為平章政事○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朱禩孫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世祖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

廉希憲罷

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又有方士請鍊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至是為然。家所訴。世祖遂罷左丞相耶律鑄及希憲。希憲既罷。世祖問群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燕樂耳。世祖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合馬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沙糖作飲。時最

許衡入中書

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元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蠹國。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阿合馬

似道要君

由是怨衅○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似道自去年稱疾求去以要君。帝至涕泣留之。亦不從。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呼之曰師相而不名。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

鬬蟋蟀

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令陳振譚玉趙與栿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鈎桶不獻罷去人有物求不得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門客朝士稱頌功德至尊之曰周公有言遐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

劉震孫以不獻玉鈎桶罷去

元城萬山

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〇九月元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立國子學以教胄子。世祖皆從之〇冬十一月。陳宗禮致仕〇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

道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樊之道益絶矣。〇元伐金齒。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〇元

許衡與學校

國降之

辛未 七年 元世祖至元八年 春。正月。詔舉廉律貪○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犬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夏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元遂大會師圍襄陽。城中援絕。軍民大困○元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竇默言于世祖

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至是命衡為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来學中者皆謝絶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

謝絶賓客

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焞等。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淘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

莫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

教人與用人相反

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

治生為先

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

元建國號大元

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元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郛○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嗣秀王與澤卒○十一月元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詔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

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

詔與廉律貪

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乎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壬申　八年　元世祖至元九年　春。正月。詔舉廉律貪〇元改中都為大都〇三月。趙順

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張貴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江中張順死之貴入襄陽而還復戰于勾林灘敗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大元兵日益至呂文煥竭力以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泅徐由反人浮水上也）賫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京湖制置移司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推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及漢水

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殿。丁見反。軍後曰殿。凡軍敗奔還。在後獨當拒之。此最為難也。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纜攢筏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

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去聲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

張貴救襄敗死

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居登反。大索也）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為郢兵来會。及合。則来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二

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羿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呂文煥以貴祔葬張順冢側。立雙廟祀之。〇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〇以章鑑同簽書

祀明堂
還出胡
貴嬪

樞密院事○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享于景靈宮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時祀明堂似道為明堂大禮使至日奏中嚴外辦請升王輅大雨如注胡貴妃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撿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道遙子故事而奏上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退以白似道曰驟雨不終朝少俟雨止辰巳間登輅庶不駭異顯祖即回奏平章已肯上遂冒雨乘道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畢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遂出嘉會門上三降御筆勉留乃還遂罷顯祖而出胡貴妃為尼

馬廷鸞罷相

上為之泣下○按顯祖妄奏誠有罪。而似道震主之威可畏哉○冬。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遂力求去。及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圍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十二月。召葉夢鼎為少傅右丞

文天祥致仕

樊城陷于元

相無樞密使固辭不至○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先是賈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銭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日本遣使如元始報聘

癸酉 九年 元世祖至元十年 春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束創

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来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鋭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絶街道。富身被重

呂文煥以襄陽降于元

傷。以頭觸柱赴火死。○二月。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絶。撤屋為薪。緝銀關為衣。以與元拒。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諷臺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

似道欺君誤國

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其客曰。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来。吾以捷聞。必不遣矣。文煥即繆以捷聞。然不知朝中實無遣達也。樊城既陷。阿术益併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絶。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

置機速房

欵。且加遷擢。文煥遂降。而陳攻郢之策。且請巳為前鋒。阿朮入襄陽。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事。然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三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元人

○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

元立太子

○元冊孛吉剌氏為皇后后名察必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京湖制置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由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竄俞大忠于循州汪立信論其失襄樊也○秋七月元國子

許衡致仕

不用佛老僧徒化之

祭酒許衡乞罷。許之。時國子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阿合馬等又屢短毀漢法。世祖召衡至上都議事。衡面請還鄉里。許之。陛辭而還。至懷孟。簡絶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墾。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

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〇八月。知合州張珏復馬駿山〇元以姚樞為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〇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〇冬。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〇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〇元主以其子忙阿剌

賈似道母喪去位遂起復職

為安西王開府京兆。鎮秦隴蜀涼之地以商挺為其相。○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

甲戌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横貫一邑○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時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太學博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

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章。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及葬。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及還朝。聞著上疏。大怒。必欲遠竄。帝不可。乃改臨安通判。〇元以阿术為中書平章政事。帥師經略兩淮。先是阿里海牙言于元主曰。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至是阿术入朝

言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情。日益削弱。元主不許。阿术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日不易為也。元主喜。召史天澤議之。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海內混同。可計日而待。元主曰。善。遂使經略兩淮〇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嗣國王條輦行省鎮遼霤。多言其不便者。元主以遼霤乃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命希憲至北京。

度宗皇帝崩

大正名分。扶植貧弱。諸王國壻莫不憚之○烏蘇蠻降于元○秋七月。帝崩于福寧殿

呂氏中曰度宗即位。荒于酒色。萬機大政委於大臣。惟拱手而已。享年不永。無足稱者。似道顧位。不早親巡邊境。不發救兵。不明功賞。將士心離。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為安。既已陷失。是

知國勢已去。當是之時。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縣之兵。望風而潰。大軍南渡。如蹈無人之境。宋祚三百餘年可深惜哉

皇子即位

皇子嘉國公昷即位。皇太后臨朝稱詔。（皇太后。謝氏也。嗣子昷即位于柩前。年四歲矣。）封兄建國公昱（音侍）為吉王。弟永國公昺（音丙）為信王。（昱。煬淑妃所出。昺。俞修容所生。）○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上皇太后尊號曰壽

天目山崩

元太保劉秉忠卒

和聖福太皇太后。尊皇后曰皇太后。○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流安吉臨安餘杭二縣。民溺死者不可勝計。天目山。臨安之主山也。○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儼然端坐。無疾而終。年五十九。訃聞。元主嗟悼不已。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二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

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預聞也

陳桱按史臣曰秉忠通曉音律。精筭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為弼佐稱首。其立朝儀。須章服。建國號。定都邑。皆秉忠發之。又能推引賢士大夫焉

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天澤有疾而還。

善取江南惟曹彬

伯顏侵郢州

九月。伯顏會師于襄陽。師凡二十萬。先是元主召天澤伯顏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緩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冬。十月元伯顏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師遂入漢取沙

洋及新城守將邉居誼死之伯顏至溧水萬戶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宋兵數萬次于郢州築新郢夾江為城以禦元師兵精食足張世傑復帥衆力戰元兵莫能近遂潛入漢取沙洋進逼新城都統邉居誼堅壁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誼射文煥中其右臂率所部三千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人矣○元取渠復州○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王爚章鑑為左右丞相無樞密使○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

伯顏帥師濟江

堡。夏貴帥師守之。元阿术遂自青山磯濟江。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令諸將皆趨漢口以渡。阿术曰。漢口水急。且有守禦。不若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洑口入江。夏甚便。伯顏從之。時宋游擊策應大使夏貴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伯顏乃趨漢陽圍之。陽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以精兵五千援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

兵襲沙洑口奪之遂從沙洑口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夏貴帥漢鄂戰艦凡三十餘里橫截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宋將宋將皆不從越四日伯顏乃攻陽邏堡夏貴力守阿术言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以鐵騎三千泥舟遡流西上以擣其虛則渡江必矣薄暮果大雪阿术帥

衆遡江而上。行二十里。泊于青山磯。宋師不之知也。黎明開霽。阿术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衆徑渡。宋都統程鵬飛拒于江。阿术横身蹀（達叶反注云履也踏也）血力戰。中流矢。鵬飛重創。走還鄂州。阿术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鄂南門。〔元〕伯顏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堡。遂濟江。會阿术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蔽也。

元人入陽邏堡既失則江不可守矣○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禩孫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規取荊湖○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統諸軍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于臨安以黃萬

石等參贊軍事。於封椿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督府公用〇詔天下勤王〇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〇提舉興國宮呂師夔乞募兵江州。詔知州錢真孫同募之〇程鵬飛以元人徇黃州。知州陳奕以城降之〇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而還〇元主以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于北鄙〇元中書平章

元史天澤卒

軍國重事史天澤卒于真定。先是天澤以病還。元主遣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卒。年七十四。謚忠武。後贈太師。封鎮陽王。天澤真定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力善騎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職。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

天澤折節讀書

鑑。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樟。棟。杜。杞。梓。揩。彬。皆顯官○元初建東宮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卷之二十五